

我的别处生活

于世旺 著

故乡、童年……

爱情、青春……

让年少时的诗文

去重温那些美好与纯真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作者简介

于世旺，1968年6月出生，1990年毕业于吉林财贸学院（今吉林财经大学）计划统计系，经济学学士，2004年获得首届吉林大学公共管理硕士学位（MPA），高级经济师。现为公务员。



我的别处生活

于世旺 著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 沈 阳 ·

© 于世旺 201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别处生活 / 于世旺著. —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14.9

ISBN 978-7-5313-4666-1

I. ①我… II. ①于…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51162号

我的别处生活

责任编辑 张玉虹 张雪花

特约编辑 杨东城

责任校对 潘晓春

封面设计 张 栩

幅面尺寸 140mm×203mm

字 数 225千字

印 张 10.75

版 次 2014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9月第1次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 编 110003

网 址 www.chinachunfeng.net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印 刷 辽宁奥美雅印刷有限公司

ISBN 978-7-5313-4666-1

定价: 38.00元

常年法律顾问: 陈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24-23284391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联系电话: 024-44871130







序一 生活的别处风景

刘 庆

诗人是怎样长成的？一样的风雨，一样的经历，为什么感受不一样？大好的春光里诗人常会惆怅，因为他想到了韶华易逝。风雨如磐时诗人竟会激越，因为他想到了人生的昂扬。“子规夜半犹啼血”，诗人会感物伤情。“望帝春心托杜鹃”，诗人会闻声落泪。

诗人的心跳和大自然的琴弦共振，诗人的心声和人生的情怀交融。

但是诗人又是那样的脆弱和敏感，特别容易受到伤害。生活的粗砺会伤害他，爱情的波折会伤害他。诗人又是那样容易满足，一朵花的绽放，一丝眼波的顾盼都足以慰喜终生。

于是，我们的小诗人世旺在看到吉林北山的荷花池时吟咏道：“一池芙蓉 / 绿中簇红 / 双重的叶 / 双重的花 / 双重的荷花亭 / 绿色的生活 / 烘托出一片幸福和平。”一九八二年，我们的诗人十四岁，就在这一年的最后一天，世旺写道：“我的一切包括我的生命 / 都献给了为人类最壮丽的事业而冲锋。”

一年后的夏天，也就是一九八三年夏，得知哥哥考上大学，他本人考上重点高中之后，世旺记下了当时的情感：“在这幸福的时候 / 我要朗诵一首诗 / 赞美青春 / 赞美生活 / 赞美我们的母

亲——地球……”

世旺的想象太丰富了，我从未想到在这样的时刻要去感谢地球，从中也可以看出当年他的志向有多么远大。面对幸福的时刻，他又书写如下的句子：“在这幸福的时候 / 我要纵情歌唱 / 高声放喉 / 让每个人都分享到我的幸福 / 让飘飞的音符挂满每所房子的四周。”

天真是诗人的权利和天赋。世旺乘坐火车行进在原野之上，他写道：“火车，你停下吧 / 让我下去 / 我要做一个农人的儿子 / 在这片贫瘠而又肥沃的土地上 / 开垦、劳作 / 播下一粒粒诗的种子 / 为我的生活在劳累中的父亲们 / 衷心歌讴……”

同样的诗意，还有一首《爆玉米花的人》：“爆米花者坐在阴凉的雪地上 / 他的手在不停地摇 / 他的嘴里大口大口吐出白气 / 他在弓着酸懒的腰 / 辛苦了啊 / 我的老大爷 / 你是爆玉米花的 / 然而你吃过几粒呢？ / 为什么当我们明亮的窗子流出音乐时 / 你却冒着寒风坐在雪地上啊？……”世旺在诗的附记中写道：“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十四日晚上晚自习时，看到这位老人的样子，夜不能寐，草成这首诗。我会永远记住你，永远记住这个不平静的夜。请相信我绝不是在售廉价的同情。”

世旺不知道做农民的感受，不知道爆玉米花的老人的感受，我知道。我从小长在乡下，我是农民的儿子，曾经就是一个爆玉米花的，世旺写诗的时候，我走遍了我家附近的二十几个村庄，那个时候，我没有感受到廉价的同情，我期盼的是晚上能够

多数几张脏了的钞票。我还知道，阳光下的原野既有风景，更有灼热和干不完的活儿。

终于，一九八六年，我和世旺有了命运的交集，我们成了大学同班同学。他写下青春诗句的时候，我也在为爱情苦恼，是啊，有谁的青春没有爱情的苦恼呢？“我也曾饮过那甜蜜的目光 / 在我十七岁的甜蜜的梦乡。”世旺是幸运的，他记下了当时的感受，《爱的悲喜剧》是他一九八七年的作品，“我写过一幕爱的喜剧 / 在我一个人的心里上演 / 没有观众 / 听不见 / 喝彩的掌声或不满的呼喊 / 可最后我决定让它以悲剧结束了 / 这时人们却看到我的脸 / 是那样地苍白 / 那样地惨淡。”诗人是多么的无助啊，他开始《逃避》，“哦，多么不想长大 / 仍做一个小孩 / 深深地呼吸 / 枕在大地母亲的胸怀。”

这让我想起了他写于一九八七年的另一首诗，《天赋白费了……》，“可是无人来量 / 无人来称 / 也想干脆贴上那虚假的商标 / 甚至也想廉价处理了都行。”

应该庆幸，这个世界没有灵魂的天平，度量人生会很残酷；这个世界没有灵魂的天平，亦足遗憾，人生失去了度量之可能。诗人记录了自己的人生和想象，其实诗人本无须焦虑和惆怅，无须担心自己的天赋白费，我们能记录自己的内心和真实就已经足够幸福。“因为他已和美丽的缪斯 / 度过了愉快且忧郁的光阴。”

“岁月悠悠，衰微只及肌肤；热忱抛却，颓唐必及灵魂。”美国作家萨缪尔·厄尔曼七十岁那年开始写作，这是他在散文《青

春》里面写下了的句子。

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在他的小说《生活在别处》的自序里说：“抒情时代就是青春。”生活在别处，是诗人兰波著名的诗句。我们原来以为的生活，最后发现并不是我们想象的生活，真正的生活在别处，那是一个需要心灵不断索隐的地方。看世旺的诗，我也找到了同样的感受。

读世旺的诗文，感受他走过的心路，感受那些美好和天真，感受那些纤弱和善意，感受那些颤动和思绪，就像新出生的春天一样，就像新春的细雨一样，就像细雨中的回声一样，那回声无边无际，如朝露，如朝露幻化的透明的润润，就像给这世界涂写的一点水色。

祝福我的兄弟，世旺展示他的才华，并将其固化下来，凝固成岁月的一点嫣红，那是希望和真诚的颜色。

读世旺的《我的别处生活》，我期待着世旺继续写诗，我在心里说：童话真好，青春真好，能写诗真好。

2014年5月6日

刘庆，华商晨报社总编辑，沈阳师范大学驻校作家，中国作协会员，辽宁作协理事。著有长篇小说《风过白榆》《长势喜人》等多部作品。

序二 不愿长大的孩子

——读于世旺的诗

时 穷

世旺是我生活中的朋友和知己。

二〇〇七年十一月，他把年少时的旧诗整理出来，寄给了我一份。我用了两天时间细细读完，深深地沉浸在一种交织着回忆、想象和伤感的复杂情绪中。

诗稿展示了世旺的年少岁月，也把我带回了自已成长的岁月，我们是同一代人，听过一样的歌，读过一样的书，喜欢过相似的女孩，有过太多相似的幻想、希望、欢乐与忧伤。

由于时代、教育和年龄的原因，这些作品正如作者所说，思想上尚嫌稚嫩，艺术上尚欠琢磨，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它作为一份真实的生活和心灵记录带给我的感动与共鸣。它像一只时空之河中逆流而上的小舟，载着我进入了一个孩子的心灵世界和成长岁月。

那是一个充满了欢乐和幻想，也充满了迷惘和忧伤的世界，一个单纯而丰富的世界，一个真实、美好而带有缺憾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我看到了一个快乐又忧伤、敏感又迷惘的孩子，一个既盼着长大又不愿长大的孩子。

他是个天真活泼的孩子，是《孙伯伯》中那个在雨中挖沟不肯回家吃饭的孩子，是《打冲锋》中那个独自在夜里玩“抓特务”的孩子，是《想爸爸》中那个想着出差的爸爸带回好吃的和连环画的孩子……

他又是个善良敏感的孩子，是《路灯》中对被忽略的存在充满关怀和不平的孩子，是《爆玉米花的人》中那个深深怜惜爆玉米花的老人的孩子，是《列车遐思》中那个想下车做一个农人的儿子的孩子，是《未被污染的水》中那个希望未被污染的水“是人的心灵”的孩子……

他还是一个充满灵动的想象力和浪漫情怀的孩子，是《滴答，滴答，雨在下……》中那个夏日里独自听雨的孩子，是《黎明》中那个为“太阳的十万金矢”欢呼雀跃的孩子，是《江南雨景》中那个把江南的雨比作醉了梅林和屋舍的仙酒的孩子，是《太阳》中那个把太阳比作慈父的孩子，是《牧歌》中那个牛背上吹着短笛在夕阳中晚归的孩子……

他是个不愿长大却不得不长大的孩子。一九八四年，十六岁的他在《思索的弧线》中思索和追问：“告诉我 / 如果某一天世界颠倒了 / 我还该不该像童年那样站着？……是不是一切的美好与幸福 / 都被我在童年挥霍尽了？ / ……十七岁，我们苦苦地追寻 / 待一切都有了答案 / 也许会失去这段美好的青春……”一九八五年，他在《突然想起了一个小女孩》中表达了对童年和童心的深切的留恋和呼唤：“哦，何必要长大呢？ / 又何必在心与心之间 /

人为地架上篱笆 / 若是人们都像我们俩 / 在那时候 / 各自全是一个个 / 小男孩和小女孩 / 这世界该是多么美妙啊。”

可是，他不得不长大。一九八六年，是他人生的转折之年，他十八岁，考上了大学。这一年也是他十年诗歌的分界线，他的诗开始与他的人格和思想一起成熟丰满起来，自然，与之相伴的，除了与童年一脉相承的真善美，还有成长过程中的苦、痛和爱。

他的诗仍像少年时那样清新质朴，却多了几分含蓄和思考：“你在桥下看我 / 我在桥上看你 / 我看你很小很矮 / 你看我很矮很小……”这首短小隽永的《无题》，读罢不禁让人想起卞之琳的《断章》和顾城的《远和近》，是的，他们很像，抛开诗人的名气就会发现，他们有一颗一样的诗心，真诚、纯净、美好、浪漫的诗心。

一样的诗心甚至让他们不约而同地写了一样的题材——幻想，世旺在《幻想》中写道：“我总是幻想 / 幻想窗子永远洁净 / 幻想有朝一日消灭了假恶丑 / 幻想不再受欺骗 / 幻想自己的心和众多的心握手…… / 可我的幻想馍馍 / 一个个全被人偷走。”而顾城则在《我的幻想》中感叹：“我在幻想着 / 幻想在破灭着 / 幻想总把破灭宽恕 / 破灭却从不把幻想放过。”

除了顾城，还能看到普希金对作者的影响：“你真的坐在了我的面前 / 我竟这样大胆 / 紧紧注视你的眼 / 我夸夸其谈，唾沫飞溅 / 我的玩笑令你忍俊不禁 / 而我的心却被不能如愿的痛苦浸染。”这首《在你面前》与普希金的《致奥加廖娃即兴诗》有异曲

同工之妙，虽然前者的艺术性要略逊一筹。

他长大了，却仍怀着那颗最初的童心。在一首献给小外甥女的诗中，作者似乎又看到了那个没有长大的自己：“最纯的溪水 / 最蓝的天空 / 最亮的星 / 最白的云 / 最美的花瓣 / …… / 爱你爱你爱你 / 你就是我们自己的心。”

可是他却长大了。他不愿长大，在《在我睡梦中》中，作者为梦一样逝去的童年唱出一首忧伤的挽歌：“在我睡梦中 / 时间从身边溜掉 / 小树有了绿荫 / 荒野布满青草 / 太阳仍冲我微笑 / 声音却有些苍老 / 我的红房子、大木马 / 再也找寻不到 / 想起这沉沉的一觉 / 我竟忍不住哭了……”

他不愿长大，却不得不长大，不得不面对那些童心装不下也不喜欢的人和事。成人的世界是复杂丑陋的，失望和挫折在大学时代就来临了。他的诗变得低沉灰暗起来，他甚至有些“看破红尘”，在《我的墓志铭——仿普希金》中声称“他……曾有一颗好心 / 但他再也不想做一个好人”，可是紧接着又加了一句“更不想做坏人”。童心面对成人世界的困惑、失望、矛盾和挣扎可见一斑。这样的矛盾和困惑在《天赋白费了……》中表现得更加明显：“天赋白费了 / 连机遇都没有 / 一切都是空 / 一切都是零 / …… / 但，我不是茅坑里的石头 / 我是煤，我有光亮与热能 / 纵然不能发动引擎 / 烧壶开水也好——让自己燃成灰烬！”

记得巴金也说过类似的话：“让我做一块木柴罢，我愿意把我从太阳那里受到的热放射出来，我愿意把自己烧得粉身碎骨，给

人间添一点温暖。”世旺在《偶然，翻起古旧的信笺》中，表达了对这个时代和它对自己的改变的愤懑和恐惧：“世界凝固得像花岗岩 / 唯一流淌的仿佛只剩下时间 / 总梦见自己在做梦 / …… / 哦，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 没有了发生 / 也停止了发现。”而在《哈哈镜》中，改变已经变成了异化和扭曲：“……人群拥挤着 / 哈哈镜在不动声色地扭曲我 / 又过了一会儿 / 我似乎隐约听见 / 我那心爱的小圆镜惨叫一声 / 它已经裂成了碎片。”

一九九〇年，作者告别了大学校园，彻底走进了成人世界。毕业前夕，他写了一首《醒梦》：“既然 / 早已过了做梦的时辰 / 就该永远地告别慵懒的梦乡 / …… / 是的，到了梦醒的时候 / 那么就让我趁着夜色 / 趁着稀疏的星光 / 去迎接那轮即将升起的崭新的太阳。”在这首矛盾而伤感的小诗中，作者告别的不只是大学，而是彻底融入成人世界前所有的梦，包括那些童年和少年时期的梦。

又十年后，世旺遇到了我。我们都已不再年轻，少年的激情和梦想早已被生活和现实消蚀殆尽。我们有缘，成了朋友，乃至知己，偶尔一起小酌也谈起当年，谈起诗，谈起当年的梦……他总是自嘲，总是强调自己“变了”。我却从不认同，我们只是长大了，变老了，但我们的心里，是不愿意长大的，这是我们一生迷惘、困惑甚至痛苦的根源，也是我们同气相求成为朋友的原因。

此刻，我想起了北岛的一首诗：“…… / 一生中 / 我曾多次撒

谎 / 却始终诚实地遵守着 / 一个儿时的诺言 / 因此，那与孩子的心 / 不能相容的世界 / 再也没有饶恕过我……”还想起了一首歌——《不愿长大的孩子》：“传说中一个孩子不愿长大 / 他说长大了的心思叫人害怕 / 原有的诚实会变成虚假 / 本来的友善会变成打骂……”

在我眼中，他永远是个不愿长大的孩子，我也是。

2007年12月14日

时穷，公务员，著有《小学语文读本》（三卷）等作品。